

军统交给高振麟追查“古城”的任务

3

谍战小说



小撒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抗战期间,北平青年高振麟,因钦佩军统刺杀汉奸的行动,凭借其父与戴笠的故交,加入军统。多年后,高振麟受军统指派,化名高飞,利用延安抗大农校政委之女杨红叶潜入延安。高的身份虽未被延安发现,却时常惶恐不安。正在此时,高却被延安选作打入西安军统内部的人选,以配合西安地下党领导人“古城”的工作。从此,高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双面间谍生涯……“古城”是谁?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疑问。

[上期回顾]

高飞被延安派去军统做“特工”,他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名字——高振麟,踏上了去西安的路。

从延安到西安,必经由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控制的延安地界和由国民党控制的宜川和甘泉地界。在国共交接的一个地方,高振麟上缴了路条之后,徒步进入国民党统治区。

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西安,仍有三百多里地,高振麟外表轻松,内心却警觉异常,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提高了警惕,每走一步都怕露出破绽。

傍晚,他找了一个小旅店。忽然听到有人敲门,确定了这人的身份,高振麟不以为地地笑笑,让他进屋。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那人开口问,地道的东北话。“西安。”高振麟说出目的地,“哎,我说王家春,刚进入你的地界怎么就有人跟踪我?”高振麟脸部肌肉紧绷,冷冷地上下扫视着王家春。两年多不见,王家春并没有什么变化,高振麟打量着他:“你没怎么变啊,看来过得不错嘛。”

“没变?吃不好,睡不好的,还没变?上头三天五地下令追查‘古城’呢。”这是高振麟第二次听说“古城”这个人。第一次是听冯劲松说:“你在西安,由‘古城’领导,他也会给你情报。”他想问王家春了解“古城”多少,又怕引起他的怀疑,就没问。王家春回到先前的问题,“是谁派你去西安的?”

“还有谁?组织啊,延安方面。”王家春无奈地点点头,不说话,和高振麟之间暗含着对峙。他们同是“汉训班”出来的,可眼下两人的关系有些微妙。

高振麟铁青着脸问:“有个重要的事情,有个叫甘南山的人你记得吗?就是我们二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被抓的,被抓之后还来指认我。很多人因为他被抓了。”

王家春惊讶地张大嘴,随后又恍然大悟道:“原来问题出在他这

里。上头一直在追问此事呢!原来是甘南山这小子啊!”

此时外面有人敲门,王家春说“进来。”高振麟看着进来的人,来人峻了一眼高振麟,王家春知道有话跟他说,起身出了屋。

来到屋外,那人轻声说:“有个人好像是延安的,跟着他。”王家春警觉地问:“那个人看见我和他在一起了吗?”

“应该没有。他就一直在旅店外面转悠,可能是想进来。”

王家春想了想,“应该是护送他的人,也可能是跟踪他的人,好回去汇报。去吧,有情况及时报告。”

“有人跟踪你,我手下的人确认是延安的。到西安我们再聚。别让他们发现你和我接触。”王家春悄悄退出屋子。高振麟知道国民党军统西安站对自己已经有了不信任。

第二天一早,王家春来到旅店,掌柜告诉他高振麟已经走了。王家春没明白高振麟干吗要悄悄走掉。看见王家春走出旅店,一直远远地暗地里护送高振麟的情报处的同志松了一口气,他对王家春的出现颇有怀疑,急急跑到汽车站坐车去跟踪高振麟。

回到住所,王家春立马要自己的手下开车回西安,汇报高振麟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怀疑写成书面报告向站长汇报,又立即派手下装扮成商人去延安除掉甘南山,这是他眼下的首要任务——不除掉甘南山,打入延安的军统人员随时都可能被认出而被抓捕。

在一个热烘烘的中午,身心疲惫而又蓬头垢面的高振麟终于到达西安。

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碑林,在那里取得西安地下党给自己的指示,这是来之前安排好的。在古城墙

的一棵树下,他拿到了指示,立即坐人力车又回到饭店,进了房间,掏出那张纸条,上面写着:曹明日下午回西安;昨家里出事,甘遇袭。——古城

纸条给了他惊喜,也给了他忧虑,他马上就想起自己在路上遇到王家春时,说起自己被甘南山指认。那么只有这个可能,就是王家春从他这里得到这个情况后派人潜入延安,杀害甘南山,以求灭口。

纸条是用铅笔写的,笔迹很眼熟,仔细回想之后,高振麟觉得这很像王家春的笔迹。王家春是“古城”?他要是“古城”就不可能从自己这里得到消息派人去杀人灭口吧?王家春不会是“古城”。“古城”的纸条使用了障眼法。依据冯劲松、王家春的说法,“古城”是不会如此这般轻易给人留下任何踪迹、线索的,高振麟判断着。想着这些问题,直到凌晨他才窝在沙发里睡着了。

第二天,他的任务是见军统西安站站长曹天浩。

“报告,高振麟前来向站长报到。”屋里马上响起站长曹天浩亲切的声音,“还好吗?”曹天浩问。

高振麟知道在曹天浩面前说假话,只能是自己找死,“我被延安派回来,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长期潜伏,就是您说的‘放得长长的、拉得紧紧的’任务。”

“这个我没有想到。”

“被派回来的原因是延安怀疑我,让二期的学员甘南山指认我。幸好有几个‘护身符’,我才侥幸过关,但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侥幸过关?嗯……”曹天浩端起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口茶,还是微笑只是不看高振麟,“你侥幸过关,那么,我得给你颁个奖章。”

后脊梁一股凉意升腾起来,高

振麟让自己镇定下来,继续说:“主要还是高振麟牺牲了,他们要继续这条情报线。”

“本来就没有高振麟这个人存在。”曹天浩轻轻放下茶杯,“我们虚设高振麟这个你的亲哥哥,骗过了‘古城’和延安,再加上晓光还有你和杨红叶的关系,都是为了更好地打入延安。这个虚设的人,在我手里很麻烦,不但要不停地应付延安,而且这几年我要追查的‘古城’却一根毛都没有见到,所以我干脆让他‘牺牲’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延安方面竟因此把你给派回来,唉……”曹天浩蹙紧眉头,“既然延安把你派回来,我们也将计就计,你的任务就是给我追查‘古城’,没有其他事情。还有,你提供了甘南山的线索,算你立了一功。”

“可是……”曹天浩这样说,还是不能让高振麟轻松,他说出自己的担忧,“延安要我迅速打入军统西安站获取情报,我怎么应付?”

“这个事情好办,你就说我们在甄别你的身份。军统和延安一样,不是随便能进的。拖延一点儿时间对你有好处。他们也会想到,你就是走投无路投奔‘高振麟’,我们动了惻隐之心也是需要时间才会吸收你的嘛。利用这段时间,追查‘古城’。怎么追查呢?你回西安,肯定有人和你联系,顺藤摸瓜深入下去就能找到。‘古城’是我们西安站这几年的心头大患。”

说到“古城”的时候,曹天浩仍然在微笑着,但那双眼睛却露出凶光,令高振麟不寒而栗。让高振麟稍微安心的是,曹天浩勉强接受他的回归,他住进了西安站。因为在站里有“古城”给他准备的秘密电台,这是出发之前冯劲松对他说的。

“古城”到底是谁呢?

钱忠利的假药闹出了大事

完

社会热点



潘龙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医学生钱忠利毕业于洋洋医学院,从小为人正直,讲究哥们义气。经过失业、失败的磨难之后做了医药代表。钱忠利和医药代表小梅产生了恋情,又被护士范莉的美貌吸引,三人之间出现了感情纠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药品代理商生存空间很小,各个环节都要打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钱忠利违法私自加工假药。纯真的钱忠利彻底陷入了吃、喝、嫖、赌的社会大染缸……

[上期回顾]

段院长答应将范莉调到医院办公室工作,钱忠利知趣地送上三万块钱。随后,钱忠利约见范莉。两人卿卿我我时,被小梅发现了。小梅大闹一场,之后冷静地和钱忠利分手了。

范莉被调到院长办公室工作,搬进“太太楼”,由“花领”变成“白领”。投桃报李——范莉投入了钱忠利的怀抱,钱忠利抱着美女回家了。一个周末,钱忠利和范莉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聊天。钱忠利对范莉说:“我们很快就要买房了,再也不用像流浪汉一样住出租房了。明年你给我生个小孩,咱们就这样安稳地过日子吧。”

范莉无动于衷,只是淡淡地回答:“如果我想过安稳日子,我也不会找你钱忠利了。医院里面那么多医生追求我,找哪个都会更安稳。”

“那你想要怎样的生活呢?”

“你现在也不可能像钱忠厚那样到BJ大学去工作了,现在能证明你的就是钱。一个穷书生呆在学校里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你现在开始努力,我想你这辈子的资产一定能做到200亿。我研究过成功企业家的发家经历,赚100万很难,但从100万赚到1000万很容易;从1000万赚到1亿很难,但从1亿赚到200亿并不难。咱们现在处于1000万到1亿的最后一个困难期,经过这个创业过程,我们将有光明的前景。”

“一个女人什么事都想争第一,哪个男人吃得消?”

范莉笑着说:“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终究有一天,你能把我吃进去消化了,你就变得强大了。”

钱忠利听到这句话,凑过去把范莉的耳朵轻轻咬了一口,说:“今晚我就把你吃掉!”

范莉在钱忠利脸上回吻了一下,继续给他打气:“男人要用成功证明自己,那才算男人!”

钱忠利问:“你今天好像一直在说梦话?”

“我真的说一段梦话给你听吧。忠利,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你吗?你的工作不算稳定,社会地位也不

算高,从现状来看,你还赶不上‘二院八怪’。但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一个人在野外爬山,看见一条巨龙在山坡上睡觉。我吓得拼命呼叫,结果野外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的叫声惊醒了巨龙,巨龙翻了个身,我定睛一看,巨龙变成了你。因此,我相信你肯定与众不同。”

钱忠利装出生气的样子说:“原来你不是看中了我,而是看中了那条狗屁龙?”

范莉拧了一下钱忠利的鼻子说:“别酸溜溜的,好不好?你就是龙,龙就是你。我相信你在40岁前就会完成这个目标,我们先做药品代理,随后自己建药厂、做实业。将来我们的孩子继承家业,做成中国的福特、洛克菲勒之类的百年老店。”

这席话让钱忠利的眼前一亮。他没想到一个文弱的女人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阳台上不经意的聊天确定了他一辈子的人生计划。

几年光阴一晃而过,转眼又到了年底。钱忠利在范莉的协助下,生意做得顺风顺水,而且还当了爸爸。范莉给他生了个胖小子,取名号号,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腊月二十四,钱忠利和范莉带着号号一起回老家。

钱忠利在家里仅过了两天就耐不住了。他在回家之前就在和县城的洋洋淀药厂联系,准备将自己代理的药品拿到县城药厂加工。钱忠利一家三口开车来到洋洋淀药厂。钱忠利一走进药厂,心都凉了。残垣断壁的围墙圈了十多亩地,围墙角落有两排红砖平房——这便是药厂的全部资产。广场上杂草丛生,任凭季节打理它们。一群麻雀在草里毫无顾虑地跳来跳去,误以为自己是这里的国王。墙体并不是干干净净的红砖,外墙打上了岁月的污垢,内墙打上了药液的污迹,斑驳

得像花猫的脸。

黄厂长满脸假笑地迎了上来,这张笑脸让钱忠利想起了一种化学物质——三聚氰胺。厂区内晃动着十几号人影,都是本地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在那里做中药口服药的包装,满地流淌着黑色的药液。这些工人在这儿干一天挣十多块钱,今天有活就叫你来,明天没活了就没有你的事。男人到外地打工去了,女人只是在这儿混时间而已。

范莉拿出了一盒妇科消炎栓,问黄厂长能不能加工这类外用用药。黄厂长带着蔑视的神情瞟了一眼,说:“这算啥啊,我们现在生产的口服剂技术含量要比这种药高得多,我们的产品质量不会比大药厂差。”

钱忠利不敢把红花注射液拿来加工,外用药好坏也差不多,至少不会闹出人命。这种妇科外用用药国家定价是每盒二十五块钱,黄厂长开出的代理加工费是每盒三块钱。

范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怎么可能呢?你们有多大的成本啊?不就是几个农民,一个月几千块钱就打发掉了。你要想长期合作,就不能赚得太狠了。”

黄厂长急了:“三块钱还算高吗?哪里还有什么利润啊?只是大家老乡一场,想和你们交个朋友。”

范莉并不着急,平静地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品种,一年给你的业务量将会超过1亿,你自己考虑吧。我只能出一盒一块钱的加工费,你掂量掂量吧。”

黄厂长又开始了太监般的尖叫:“一块钱实在没法做,一瓶矿泉水也要三块钱啊,更何况是药哩!”

其实黄厂长说三块钱的时候,钱忠利完全能够接受,因为他们从正规厂家拿货每盒是六元。当范莉还价到一元时,钱忠利站在旁边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范莉冷冷地说:“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们就找其他药厂加工。周边几家药厂都在找我们呢,海淀区药厂已经和我们约好了明天见面。”范莉说话间就站起身来,一手拉着号号,一手拉住了门把手,等着黄厂长的反应。黄厂长一下子就软了下去,赶紧挡着范莉说:“最低一块五毛钱吧,留给我们五毛钱的喝茶钱吧,再低我们就亏本了。”

范莉装出一脸的无奈:“我对药厂的生产非常熟悉,亏本只能说明成本控制有问题。我们卖药也不容易,我们还等着这五毛钱吃饭呢!”

黄厂长露出三聚氰胺式的笑脸:“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们别急着走啊。来了一趟,至少也交个朋友嘛!”范莉松开了扶着门把手的那只手,笑着说道:“你好好想想吧,是你们喝茶重要,还是我们吃饭重要。”

在范莉伶牙俐齿的交锋中,黄厂长最终让步接受了范莉提出的条件。回家的路上,一家人欢天喜地,这样的加工成本,意味着他们的产品在东阳市场将所向披靡。

尾声

范莉和钱忠利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把红花注射液也拿到黄厂长那里去加工了。不久后,范莉成了东阳副市长李刚的情人。再后来,钱忠利主动提出了离婚,他身边也不缺女人。

东阳二院和一院使用了钱忠利他们的红花注射液后,出现了多例老人休克症状,还出现了两名老人死亡案例。随后,东阳电视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东阳市各家医院停止使用红花注射液……

钱忠利逃到郊区的一户农家。他写好遗嘱,封好。然后,用颤抖的双手打了一个死结,小心翼翼地站到了凳子上……